

攻媿先生文集

三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史太師荅范參政薦崔官教帖

太師魏郡王聞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
餘力此其真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
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
郡宮教為教官作樂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
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
以是知大叅范公不苟於薦士太師謂之二難
是矣紫微先生舉某自代遂出門下宮教之喪
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幾亦下世矣紫微
兼內外制文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
其警言聯可以知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
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
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兩朝眷渥特寘樞府
引故實力辭至于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
高宗聖訓以為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

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
翰林學士李公獻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僂終
遂牢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某時以西
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
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
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
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
莫回殊咈眷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
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
孳萬機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
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
不以屢書併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
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
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
大又云亟頒詔綍俾踐台符何循墻之過勤致
反汗而中止旣辜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
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
機越彼拘孳不膠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
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上語也比歲不
知者以某爲褒稱太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

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之長子太府寺丞以家問示某敢詳書之若其戒從子初仕數端真可以爲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貶所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如輕紗一幅巾短簞六尺床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妙絕一時皆香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今在王

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間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苦而其詞意愈益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彈又曰近來漸喜無人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有自得難言之祕道德二經世所尊尚讀老子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此留侯之在漢無敢訾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

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爲高勝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服其妙處手編目錄寄吳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錄寄之李德邵璜有白氏年譜尚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跋戴式之詩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爲屠龍之伎故好之者寡黃巖戴君棟字敏才獨能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号東臯變不肯作舉子業且死一子方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病矣而子甚幼詩

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它與世異好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之讀書績文而尤篤意於古律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皆丹丘名士既從之游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求一語余於詩雖知好之而不能工老益廢忘無以荅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稱玉谿生是已笑語之曰子惟能固窮則詩愈高矣余之言顧何足爲軒輊邪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僖實勅書

唐末勅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多工於書倉猝中猶爾可觀文安王君世臣跋語頗詳謂袁氏本得之古墓中疑即僖實之墓又言徧閱唐史及編年通載不著僖實姓氏蓋徧禪也余觀勅書委諭詳密必非施於徧禪者治平中張唐英次功自號黃松子著外史檮杌十卷載前後蜀事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末有云大順初僖實爲黔南節度辟爲推官僖字惟集韻與喜同它未之見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正引檮杌之說且曰姓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僖而名實也書後止書十五日尚不書月王君遠以爲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越在巴蜀又有雖元惡未就誅擒凶黨並皆逃竄及已收宮闕之言蓋僖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平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興元次年改元中和遂幸蜀三年癸卯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遁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宮闕殆斯時也四年夏巢旣誅乙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啓是在蜀幾五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年庚戌欲以此

爲昭宗之勅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幸華州
幸鳳翔其在鳳翔詔謀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
是爲僖宗中和之勅無疑豈中和間僖實已爲
黔南節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邪其詳不可得
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名它書未必無之顧淺
陋老懶未能詳考尚有待於博洽之士王君偶
未考檇杙又惜鄧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東坡嘯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鼫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爲
貪而畏人之鼠然詩之碩鼠从頁石聲大也故

文苑七卷六頁五十一二四

九一八

曰若大鼠也易之鼫鼠從鼠石聲陸德明釋文
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草螻蛄一名鼫鼠始深疑
之考許叔重說文解字注云五技鼠也能飛不
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
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螻蛄也荀子所謂
梧鼠五技而窮楊倞所注乃出於叔重唐本又
曰六技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成曲一
作度曲余嘗試其五技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
穴掩身惟此物於淺土穿穴人或取於路窮處
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聲若長哦者俗謂蚯

蚓唱歌余既得六技之說嘗於夏夜傾聽久之
篝火發土果螻蛄也坡翁詞翰不待贊嘆嘯軒
詩云食土蚓無腸亦作終夕叫似亦未知爲螻
蛄而徇俗邪彌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蚯蚓竅微
作蒼蠅聲亦誤矣

付官奴樂毅論

余見此刻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
有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詩或云梅聖俞作有
云羲獻墨跡十一卷水玉作軸排疏疏最竒小
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
有真蹟邪

三三 政媛文集卷第十四

題跋八

十

阮

淳化本脩楔序

余嘗蓄一二楔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秦龍董
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
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
士題跋而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爲三本中第
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
許當是裝潢者用刷太重遂引而伸之爾

邵康節觀物篇

易之傳尚矣至 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說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坎以一居北坤以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兌以七居西艮以八居東北離以九居南故說卦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說文王之易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西南而右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蓋乾上而坤下離左而坎右震東北而巽西南兌東南而艮西北二卦各各相對此先天之說伏羲之易也先儒以此二者爲先天後天之辨竊嘗攷之說卦惟帝出乎震之序合於今人之說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曰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又乾稱父坤稱母震巽爲長男長女坎離爲中艮兌爲少又乾

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
爲山兌爲澤終說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
詳考爾先天千載絕學麻衣得之傳於希夷紫
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
圓二圖於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於王
木叔柎而不見其全後丞外府蜀士呂澤父凝
之以閬州奏事進經世之說 阜陵大喜其書
留爲太府丞同官爲寮始得蜀本全帙因得扣
其一二後有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
今見此卷悚然起敬始知板本失真爲多然猶
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無窮康節之學雖不
易窺測要皆不出於此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一倍
法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
加損毫末於此不如是何以順性命之理通幽
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哉孰復歎仰以還罄其謏
聞書之以俟知者

溫公奏藁

平章軍國重事止預大事十二條見申國春秋
所以尊尚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加重

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
權爾彼亦不足以知此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
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望臨一時而不容於朝出知揚州歐
陽公所爲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
董仲舒詩云江都才了又膠西擾擾諸侯等棄
之爲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閣欲賓誰後又帥
長安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傳鄭
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却思生入玉門

文選卷六十六

東坡八

比六

關二詩不無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平
時羣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
能挽之還朝豈非命邪

韓魏王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索百歐陽其何敢望它韓公今觀此
帖魏王之推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宜乎同
心輔政以致慶曆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東坡與秦太虛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岡如鄉曲殆前緣邪
跋黃子邁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庇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
不已因略效其筆意手錄之茲見子邁所臨乙
酉家乘典刑具存為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嗚
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
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誰能堪之先生
方愴然自適觀所記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歎
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
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於季秋
之晦相去才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
生臨終時暑中得雨伸足簷外沾濕清涼欣然

自以為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
范寥信中訪先生於宜此書信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曾公以吏部郎出
守嘗侍坐論訓詁音韻數端公皆以為然余因
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力行之五者不
可闕一茲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為之悚然公乃
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學
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庵先生書此

以告學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
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況以力行
為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被召省劄

蕭與陳簡齋同被召不出

費校書之不赴特招竊聞之是時人情事力尚
可為恢復計遽以和議自屈忠義之士皆惜此
機力既不可以回因遂肥遯以求其志不知者
謂其為高而已

跋胡澹菴和學官八詩

澹菴先生以一書觸秦氏竄昭州諸賢救之

五卷下才卷第十十四

卷八

十一

限制

高宗諒其忠再徙為威武簽幕羣儉承一時風
旨相與擠之而又下石焉乃始遠置新州又復
移吉陽蓋秦氏必欲致之死地也先生處之泰
然雖遭摧辱略不為屈益窮經學又以昌其詩
紹興更化始得北還 孝宗初政擢吏部郎隆
興改元某就試南省先生以秘書少監為參詳
官某策卷誤犯 秦陵舊諱知舉內相洪公方
欲為之奏聞先生贊其決遂叨末第蓋優恩也
於是始得拜先生下風長身霜鬣神采照映恭
謙磬折音吐洪暢略不見久居嶺海煙瘴之狀

衣冠甚偉如見古人時以短箋投謝坐主或報或不報惟先生報章甚寵以某多用諱事遂引釁夏勝文等數十條爲言尤切感服寶藏又已載於先生集中今見學省八詩蓋攝祭酒時也前輩固多唱酬未聞大篇而人人報之愈出而愈竒最後樊武諭以其右科魁選再登進士第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皆樊氏之先一武一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涌泉筆力愈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爲隧碑言先生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某頃旣登門又辱許從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蚤沒而仲子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園仲方俱以才業自奮今爲湖南憲江西漕樞密院編修遂踐世官皆相與良厚又在中書嘗預試仲方二子燿燿童子科某年七十有四求歸未得於先生之門遂識四世抑以知澹菴之德澤爲未艾也謹併書于卷尾云

跋鄭德輿歷代蒙求

蒙求始於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蓋自王戎

裴楷鳴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
鵬畏犧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於班
孟堅幽通賦中蠟屐好財似若不類而事則相
關秉燭不諧尤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似屢見和
韻有句賡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或專用小說及
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
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輿老不廢書用
李氏之體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 大宋事不
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於誦習千古大槩如指
諸掌德輿別有著述此特其一爾然比之衆作
其殆最優乎其子洽澆鋟板以傳為書其後且
將使諸孫誦之

跋黃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於考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尤所篤好
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
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為詳校而寄之
王順伯厚之嘗言 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
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
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為盡善順伯蓄古刻最
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析隱奧上下千古皆

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
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
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
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
見制作欸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迹先
須孰讀彊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踈略又謂歐
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豪髮之恨及細讀
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
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
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韋易惠
系能辯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
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馱州韋
三字又移明爲易惠系皆取其半馱乃碧落碑
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
爲揚殆未之考也王大令靜息帖礪石事異苑
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
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
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
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
言椽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勿勿

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从艸在艸部不得爲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寂之類尚衆此旣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爲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

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
后親蠶遂爲萬世法 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
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爲櫛風沐雨備知民
瘼尤以百姓之心爲心未皇它務下務農之詔
躬耕藉之勤伯父時爲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
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
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
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一
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
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固已躋之未幾
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
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
宮書姓名屏間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舶
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惟揚麾節十有
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閒片俸
餘以爲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
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沒
欲以詩刊諸石某爲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
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況萬
乘主乎 系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必盡知

幽隱此圖此詩誠爲有補於世夫霑體塗足農
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繅織紉女之勞至
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
又必無兵革力役以奪其時無汗吏暴胥以肆
其毒人事既盡而天時不可必旱潦螟螣既有
以害吾之農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蠶有變而
壞於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以
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从玉从壽
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跋先大父嵩嶽圖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嶽之中蓋天下
之絕境也大父爲登封宰家閒舊有嵩山圖丹
青故暗揚州伯父設於雲岫堂屏間而書大父
二十四峯詩於左右某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
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父僅得生全故廬焚
蕩一物不遺亦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定三年某
叨居政地鄉人張致遠翼仕京西一日得書謂
北客有以雜碑至權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下
有序文及詩知其爲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
拱璧真我家舊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欲漫乃敬

書之移于樂石於是某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
作注字使弟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
父生於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書元符
庚辰大父又於少室山達磨面壁處作菴其上
後山先生陳無已爲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
元年則辛巳歲也曇潛書潛即參寥子以二者
考之在縣首尾凡三年大父字試可參寥集中
多有倡和如登嵩山絕頂等詩大父遺文顧無
傳焉三十六峯賦亦不知何在故此碑尤當寶
之嗚呼大父薨於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
爲紹興七年丁巳而某始生既不獲逮事而登
封舊治尚淪於胡塵中北望慨然何能自己大
父登元豐八年乙科文氣政術過人遠甚讀此
碑者可以想見大槩受知 祐陵官至徽猷閣
直學士嘗守鄉郡再任涉五載其詳見於神道
碑銘中後諸父系贈至少師某始追贈太師齊
國公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它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

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榘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

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季 所集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

於斯況其它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它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編

李公垂詩編自號追昔游宋宣獻公手書之可謂兩絕乾道七年嘗宿剡川之龍宮寺見李公

詩碑今在編中而有闕文亟爲求石刻於寺補百餘言宣獻字畫精妙而參以惡札如碣磻列於璠璣中益歎前輩之難及也宣獻父名臯不惟於本字缺筆高字亦去其口尤見真迹不疑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錄春明三世以博洽稱有以也夫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絕人其自言治行之偉如此人品真可與文饒相上下惜乎二公德度如此恩讎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撥禍大雅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人之意謂厲階之生由夫好競者爲之也

牛李二黨更相摩軋數十年而唐益以衰可不戒哉

跋周氏棣華編

歐陽公於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爲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未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儼爾籩豆飲酒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它則和樂至於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間則其樂至於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家室樂爾妻奴所謂人不間於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豈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蘊矣前歲武寧周氏昆仲俱自上庠來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其季又至且流涕曰始與吾兄同致此懷不幸兄云矣願終惠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僅存其四備嘗手足之痛爲之感歎不足併書古詩之義以遺之因以勉其後人母隳此意以保其家周氏其有興乎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
次子景仁倅永嘉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
之至今廨宇有戲綵堂猶以爲盛事萱堂林先
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游頃歲客授之初登堂
慕想嘗錄三人唱和之篇茲從萱堂之元孫晉
獲見真蹟以神道碑攷之正三年庚申歲也清
獻父子定交寒士萱堂以布衣與大臣爲寮友
高風凜然俱可敬而仰哉

跋八陣圖

八陣自桓溫一言之後無能究其說者乾道末
年客授東嘉始聞其說於毗陵史君薛士隆而
陳君又以薛氏所傳握機及馬隆贊示余於是
始見武侯之遺意王清叔曉以要略建安蔡季
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編修胡仲方桀示
余一篇蓋其婦翁王景醇方帥夔門哀前後衆
說寄仲方且俾訪求遺逸余遂取所藏薛陳王
蔡四家之書悉以授之將以復寄夔帥併刻焉
武侯之陳原於先天六十四卦之方圖而其實
則井田之遺法也文中子以不井田爲苟道且

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有興乎蓋以深知井田之制也毗陵嘗問余曰一部周禮兵制何在對曰在夏官曰此但畋獵閱習坐作進退之說且非兵制也對曰寓兵於農比閭族黨爲伍爲什即其制也毗陵曰固然當知古人法制素明中外一致非如後世別有兵法八佾之舞六十四人即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爲用人人習熟公卿皆可爲將帥用此道也法制旣隳知兵者猶得遺意余因其言而考之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自謂多益辦者此也項羽敗亡之後以二十八騎分四隊而下尚能披靡漢軍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小將自薦武帝傾意用之孤軍深入畧無後繼音問旣絕而捷奏忽聞則已斬樹機能而平涼州矣史但言其用偏箱車今乃知其深於八陳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不知此哉

跋山谷奇崛帖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藍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

崛

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
夜半助竒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劉資政游縣學留題

資政靖文劉公以大魁發身 高宗擢至侍從
賢德日著而不見赫赫之名蓋其人深沈醇厚
盛德若不足晚益受知於 孝宗乾道五年起
之閑廢中先畀內祠兼侍讀除禮部侍郎權尚
書年高求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致其
事名節始終與黃公中徐公嘉名位相似前則
有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此皆 孝宗盛

時尊老貴德之懿也龍游有石而銳古記有之
尖石園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
去其銳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爲竒
識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某生晚不及拜公親
聞介菴趙公少卿彥端云嘗自以好論時事不
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畧中原日爲恢復之計調
兵造甲諸郡頗擾多指言其非是或譖於上曰
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
趙頗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誅滅
何疑已而寂然久乃知劉公夜對上從容問曰

聞卿監中有人笑朕所爲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對曰聖主所爲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之上意頓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感不容言又歎倉猝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無之未必可以深悟聖意也帝前動笏移南山推此一端以見獻納之有益於國者多矣某年十六時侍先太師仕柯山兄弟學于郡庠者二年頗聞鄉之名公始末但聞公之爲士固窮力學以致膺仕不知其他也某四明汪出表弟之子之彊力學決科作尉茲邑聞其居官殊有可紀校文漕臺竣事來見曰縣學大成殿建於至和二年頽圯已甚齋館又甚焉幸士民之相安謀欲撤而新之翕然響應動有緡錢數千可以興役此志甚嘉方勉使成之又曰聞劉公布衣時因鄉飲酒禮之成嘗書講堂壁間以勉後學而壁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於某取而讀焉益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槩見於此矣其曰山川雖秀未足誇而師友之益爲可恃旨哉斯言然則尖石之識豈足爲公道是宜刻之堅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

之者寡此某所以不能自巳于言亦不嫌於太
詳也頃先公守括蒼公之子之衡宰龍泉縣有
聲後爲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爲守爲倅公之
餘慶殆未艾也

跋袁光祿與東坡同官事迹轍

慶曆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才數處多延致
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爲之師我高祖正議先
生教授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
下是時赴鄉舉者才百餘人解額六人試于譙
樓秋賦之季先生謂舒公叟袁公轍羅公適曰

文苑文才

女乙

東坡

二三子學業旣成不應有妨里人薦名於是舒
試于鄉表試于開封羅試于丹丘三人皆在魁
選實爲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風表以易更
三聖賦名於時而表之著述傳於世者有韻類
題選百卷後學賴之元祐五年倅杭州東坡爲
郡守相得歡甚有迂新啓事坡書龍泉何氏留
槎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詩一謝芎椒一
爲除夜如別乘一來風月平分破之詞最爲膾
炙正爲公而作則其賓主之間風流可想而知
也抑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試微鞿事

公一夕錄數十百項坡曰可謂博矣又從而增
 之前輩之不倦於學如此尚書豐公稷亦正議
 之高第誌公之墓當崇寧中方諱言蘇氏但言
 為守者至不言坡之姓字某隨侍栝蒼於郡齋
 見公作守時十詩石刻模遺其家此外罕見公
 之遺文自少學賦最重韻類之書竊以為古今
 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
 多重疊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
 字徑取一索而獲每一目之下必有賦題故以
 題選為名況公編纂精確諸經注疏搜括無遺

蜀有書林號為該博止取白氏六帖散於此書
五卷一全卷朱方一二三
皮元

之閒其實反成猥釀殊失本意世鮮知者公之
 五世孫標錄公與東坡同官事迹及豐公所為
 銘謂某書于後因誦所聞併書之兩家子弟衰
 門既幸未墜而公之後儒風日興有孫字質甫
 好古篤學教子有聞于時覺名鄉書變以吏部
 知九江賴以特科為丞燮之子肅甫一孫字叔
 平又有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洽與肅俱收世
 科其興殆未艾也羅公亦為杭之貳車與坡同
 時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唾珠玉弟兄射策有機

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歎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為坡所深知意與公適相先後因附見云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游忠甫居城南相見如平生歡學校中小有所聞必詰其始末而是正之畧無隱情嘗曰性直言忤執友或不能堪不意子之從我如流也某曰朋友道喪已久勁語實所樂聞以此終三年往來如一日又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默講習謂易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於是相與讀書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為難讀而公獨熟復而躬履之貳卿曾公逮時以吏部典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實為善本嘗問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也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持論不回類此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則公已亡又二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銘求書丹感念疇昔併書于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戶知之少時見唐氏風
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又知有林夫之
名鄭君寅宰吉之太和今工部尚書汪季路其
舅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謫五羊移監太和鹽酒
稅遂取所藏林夫所書少陵劔器行哀江頭二
詩與家問等及其父翰林侍讀學士彥猷二帖
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池山谷後爲令嘗爲之
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
自知識別不待贊揚云季路好古有素鄭宰實
知樞密院惠叔之次子聞其博雅有能稱必能
訪求遺迹以增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 馬融卧吹笛 陶潛漉酒巾
邊韶晝眠 阮孚蠟屐金貂換酒
畢卓甕下

雅 放 樂 暢 達 逸 蘇子美書

頃在高炳如家見案上有六逸圖意其爲竹谿
李白孔巢父諸賢閱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
阮孚畢卓此卷絕似而有滄浪真蹟以六字目

之尤為可寶余於此見淵明又在館中見唐人
為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畫陶則狀其遠韻李
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真也展
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針灸圖邪坐客為之絕倒

跋吉日圖

此圖古矣意其出於唐人是時六經未版行本
各不同故滄浪錄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
士驅羣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
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
勇者為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縈世為儒某幼年猶及識博羅公是
生三子長字公權為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
史文惠王篤布衣之交薦之 孝宗上殿改秩
為紹興簽判次字高卿少負俊才紹興十四年
初開太學時侍郎高公為司業陳公少南為博
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寘之首選聲名
籍甚竟以恩科得一尉食祠祿以終簽判有子
曰煥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燠力學未効
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薦尉公於梁丞相

帖足以見太師垂情寒士又以知尉之有以得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撫卷三歎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於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棟實為某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吳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暨臚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考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二卷

文魁二卷共卷一十五

及九

一四

比

進讀嘉歎再三遂俱寘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何丞相文縝方為內相往別之何公曰如公等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踰冠對曰偶叨名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陛楯何知亦歎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焉用免冠為高風已側諛臣目異日應伸壯士眉更向山中讀書去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竟自此橫翔三十一歲為高宗朝名相茲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舊聞于後劉公名寧止云

跋米元暉着色春山

向蕪林有題元暉橫軸云早為山谷印可晚陪
帝所清閒筆力休論扛鼎神工更解移山向日
家居道士今朝筆落仙鄉曾次山高水遠筆端
雲起風狂可謂曲盡矣關仝李成皆世名筆多
大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山水自成一家
此卷尤為勝絕超然故物也後人多作贗本去
此遠矣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齋多得名賢而晉卿風流尤勝頃
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淮
海詞所謂憶昔西池會鴛鷺同飛蓋者又有詩
云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視口吐清寒皆為此
也嘗畫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多少六朝興廢
事盡入漁樵閑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鄉小景
著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為戀而樂荒閑之野
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羣飛皆有生意
曾次可知而知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疏淵明洎文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既退復來

求去未得尤有感於斯言坡公猶以名位過分日負憂責吾曹豈容安處耶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即文也如此等帖可以弔喪問疾而廢之乎

紹熙四年余以左史攝詞掖為殿試編排官楊渾父為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嘗書此卷又明年當慶元改元余自天官出守婺女叔禹送以詩有云為漢寢謀惟汲直在唐無黨只香山雖不敢當實佳句也萬里之別余自廢退十三年又已休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召還由學館入冊府再見恍如隔世坡帖八軸復得披閱慨念疇昔遂書卷末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為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彥通字叔達作廬嶽獨笑一編乃以為不然謂遠公不與脩靜同時余曾因其言細考之十八賢傳遠公卒於晉義熙之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而吳筠所撰簡寂陸君碑修靜卒於宋明帝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脩靜

季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於義熙之三季丁未
遠之亡修靜才十歲況脩靜宋元嘉末始來廬
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季
矣淵明生於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歲
卒于元嘉之四年丁卯遠亾時淵明年已五十
矣固宜相從姑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曾召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謚法尚矣子孫孰不欲顯其先世然罕有以清
為謚者嘗求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謚沈約扈
蒙諸書皆無清字惟賀琛之書乃有其三曰弗

三〇五四

文選卷之六

卷七

一一

長月

邇聲色曰清弗殖貨利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蘇
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避遠不義曰清有如趙清
獻公豐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憲則未免
有議之者矣葛文康公之父官雖未及特謚清
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俯惟先臣夙有卓行飲
冰自勵清每畏於人知負米服勤孝實由於天
稟觀休寧以語姜尉之言可謂嚴矣至曾文清
公乃得此名公論為之翕然某初筮永嘉時侍
郎由吏部郎典州親見美政後十五季叨冒假
守凡事以為模楷今閱此卷訓戒其子引文康

